

化名奧林匹亞

UNIQUE LIP TON 著 ■ 陳品秀 譯

藝術館

一場女性尋找女性的旅程



化名奧林匹亞

ELIANUS A. P. T. 著 □ 陳品秀 譯

Alias Olympia: A Woman's Search for Manet's Notorious Model and Her Own Desire
Copyright © 1993 by Eunice Lipton
Chinese edition © 1996 by Yuan-Liou Publish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藝術館

40

化名奧林匹亞

著者／Eunice Lipton

譯者／陳品秀

主編／吳瑪俐

內頁影像設計／唐壽南

封面完稿／林遠賢

責任編輯／曾淑正・何定照

發行人／王榮文

出版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汀州路三段184號7樓之5

郵撥／0189456-1

電話／(02)3653707

傳真／(02)3658989

著作權顧問／蕭雄淋律師

法律顧問／王秀哲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
排版／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電話／(02)7054251

製版／一展有限公司

電話／(02)2409074

印刷／永楓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電話／(02)2498720

裝訂／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

電話／(02)2405505

1997年1月1日 初版一刷

1997年4月1日 初版二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95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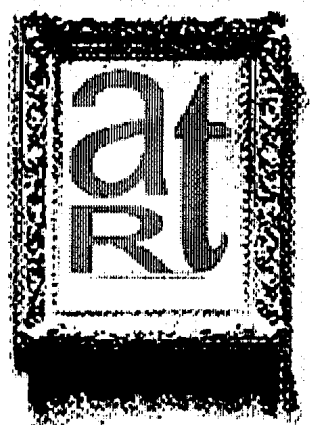
售價180元

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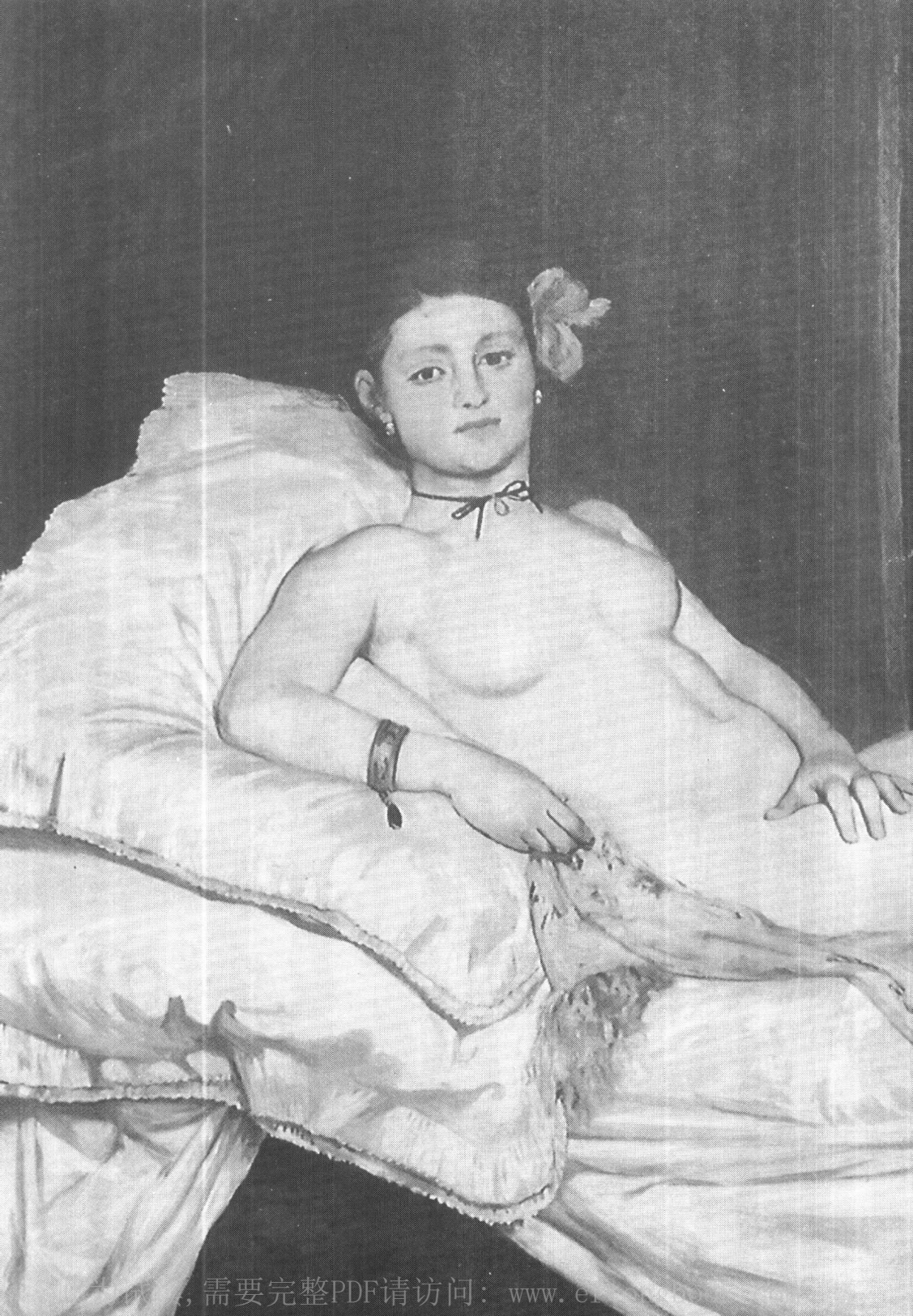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57-32-3129-8



藝 術 館

 遠流出版公司

吳瑪惻 / 主編



當代女性藝術中所浮現之最富原創性的女性藝術書籍。

——利帕（Lucy Lippard），《女性書評》（*Women's Review of Books*）

我們可以把《化名奧林匹亞》當作坎特伯里的故事：一個在朝聖途中所說的一生的故事。作者立普頓實驗性的嘗試揭示了主角的真實生活，更在反映作者自己的童年及境遇中燃起了女性主義運動的火花，令人爲之目眩。

——艾德（Richard Eder），《洛杉磯時報》（*Los Angeles Times*）

一本充滿驚喜的著作……傳記書的新里程……對女人如何被看待（這裏我試圖賦予此句幾種不同的詮釋）及這如何決定她們看待自己的方式的精彩觀察。

——巴爾（Deirdre Bair），《西蒙·波娃》（*Simone de Beauvoir*）
作者

將自己和對象區隔開，熱情地投入、冷靜地追索……所揭示的不只是一位藝術家，而是兩位：維多莉安·莫涵和立普頓本人。





——舒爾曼（Alix Kates Shulman），《憶前舞台》（*Memoirs of an Ex-Prom Queen*）作者

立普頓典雅而清晰的文句，使得《化名奧林匹亞》成為閱讀的喜悅。

——《蘭巴達書評》（*Lambda Book Report*）

迷人的故事情節……她挑起了令人困擾的問題，也就是藝術史學中女性角色正當性的問題。

——《圖書館雜誌》（*Library Journal*）

立普頓勾引她的讀者……把一個歷史悲劇轉化成靈感與力量。

——*Off our backs*

一本睿智而動人的回憶錄。在其中，立普頓發現了自己和對象之間的諸多巧合，她們共同活躍在兩個不同時代的巴黎。

——《克里夫蘭經銷商》（*Cleveland Plain Dealer*）

美妙至極……尤妮絲·立普頓告訴了我們她自己的生活，她的痛苦，她的慾望，讓《化名奧林匹亞》成爲一種至高的愉悅。

——《辛辛那提訊問報》(*Cincinnati Inquirer*)

愛書人和藝術癡都會貪心地一口氣讀完它。

——《底特律新聞與自由出版》(*Detroit News and Free Press*)

非常迷人……一位藝術史學家以一種精彩祕聞的動人節拍，敘說其高潮迭起的搜尋過程。

——《書單》(*Booklist*)

「如同精彩的偵探小說般刺激……立普頓打破陳規，她那女性主義式的觸角極爲清新有趣。」

——《出版家週報》(*Publishers Weekly*)

「生動美妙的傳記體……一本融合了女性自傳、自我告白、歷史小說的有趣著作。」





——《垂頓時代》(*Trenton Times*)

「尋常的學術研究轉化成冒險故事……極不凡的嘗試塑造了一種反學院或後學院的出版品。」

——《藝術在美國》(*Art in America*)

致 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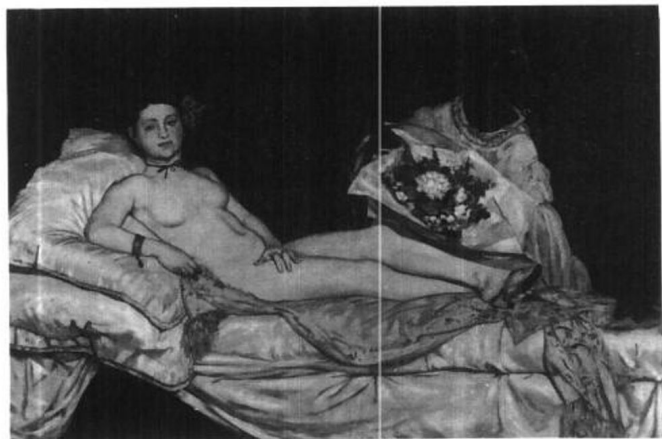


感謝以下各個基金會的大力協助鼓舞，使我順利完成《化名奧林匹亞》一書：洛克菲勒基金會（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）、路威格·佛格斯坦基金會（The Ludwig Vogelstein Foundation）、德洛西基金會（The Djerassi Foundation）和紐約藝術基金會（New York Foundation for the Arts）。

特別謝謝那位睿智、敏感、具啓發性和說服力的施奎本那斯（Scribners）出版社編輯——完美的編輯——艾瑞卡·古德曼（Erika Goldman）。

化名奧林匹亞

一場女性尋找女性的旅程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化名奧林匹亞 / Eunice Lipton著；陳品秀譯．

-- 初版．-- 臺北市：遠流，1996[民85]
面； 公分．--（藝術館；40）

譯自：Alias Olympia : a woman's search
for Manet's notorious model & her own desire
含索引

ISBN 957-32-3129-8（平裝）

1. 畫家 - 法國 - 傳記

947.09942

85013445

R I O I O

化名奧林匹亞

Alias Olympia

◆ 目錄 ◆

1 / 邂逅的始末	1
2 / 媽媽告訴我……	17
3 / 那就是維多莉安	35
4 / 在美國	107
5 / 尾聲	137
譯名索引	151

邂逅的始末

我不記得是什麼時候第一次碰到維多莉安·莫涵（Victorine Meurent）的，那個時候我必定不認識她，也不知道她的名字。應該不會有什麼人知道她的。她只是圖畫裏的另一名裸婦而已。或許我會記得畫這幅畫的男人，他叫作馬內（Édouard Manet），而畫作本身名為《奧林匹亞》（Olympia），僅止於此。五〇年代末期，當我還在大學的時候，藝術作品被視為美的東西。人們從不去注意一幅畫的意涵。人們甚至不會去注意到德庫寧（William De Kooning）的《女人II》（Woman II）中是否有個女人存在。

即使到了我已經是個專業藝術史學者的六〇年代，人們對於《奧林匹亞》的看法並沒有什麼改變。那位躺在床上的白人裸婦只是另一個女奴、維納斯或是女神——藝術中的理想肉體形象而已。我被教導

著去欣賞馬內特有的現代語彙，他的對比色調、平塗式的空間和有外加線條的形體，也就是他那基本上是抽象的企圖。他是馬內，是被置於現代藝術殿堂中的第一人；人們告訴我，他比任何人都先看出人和事的真實面貌：也就是抽象化的圖像。

可是在七〇年的某一天，即便使盡了力，我也無法揮去那種感覺，是關於《奧林匹亞》的另一面，那位躍出畫面，不安地瞪視著的裸婦。我無法令她在我所熟知的抽象造形中褪去——我被教導著去相信，唯有抽象造形才是作品的精髓，她的臉孔卻不斷地湧現，她的雙眼渴求被人注意。奧林匹亞並不是一般常見的裸婦，不是那種在床上隱隱約約地包裹著，懇求被愛，或是認命地垂下雙眼的裸婦。她更不會輕佻地笑。相反地，她傲慢地掌控一切，斜躺在絲質枕頭上，大膽地堅定凝視著，她那堅實細小的身軀和特有的雙手則是一種預兆。現在我看得出來，矯揉作態的黑人女僕和拱起背脊的貓兒甚至也掩飾了些許誘惑情事。若說警覺且高貴的奧林匹亞像個魅惑的希臘或東方妓女，倒不如說她是個艾楚斯肯（Etruscan）古墳遺蹟中的高貴妃子。她是個可以對你說「好」，也可以對你說「不」的女人。

十九世紀當時的人們深知這一點且不多言。事實上，馬內對於人們接受他的繪畫的方式感到沮喪；他甚至考慮毀畫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。一八六五年五月，《奧林匹亞》曾在沙龍展出，即當時的官方展覽會。媒體立即對這件作品發出挑釁的批評，他們使用這樣的字眼：

「邪惡的怪異……夜之女」；「某種母猩猩，怪形怪狀……。」「如此之下流！……」❶在弄清楚怎麼一回事之前，可敬的巴黎人早已橫掃過通風的大堂，揮舞著手杖和雨傘，存著謀殺的念頭直指《奧林匹亞》。當局嚇壞了，採取了史無前例的做法，即刻封殺了那幅畫作。不管如

何，傷害已經造成了。馬內逃到西班牙，他自忖：提香（Titian）這麼做過，吉奧喬尼（Giorgione）和委拉斯蓋茲（Diego Velazquez）也是——他指的是畫裸女這回事——為什麼人們獨獨對我生氣？這可能是藝術史上首次激起眾怒的一張畫。

我發現在一八六二到七四年間，馬內曾經畫過這個紅髮女人九次之多。從大都會美術館（Metropolitan Museum）的法國繪畫目錄當中，我得知她的名字叫做維多莉安·莫涵。其中有八幅畫，馬內所畫的她一如在《奧林匹亞》中那樣，以堅定目光審視著觀眾。在《草地上的午餐》（*Déjeuner sur l'herbe*）（奧塞美術館〔Musée d'Orsay〕收藏）裏，她裸坐在兩位衣冠楚楚的男人身旁。恬靜、鎮定的她顯露出近乎色情的故事暗示。在《女人與鸚鵡》（*Woman with a Parrot*）（大都會美術館收藏）裏，即使是莫涵的粉紅絲絨長裳和那怪異的鸚鵡、橘子，都無法分散人們對她目光的注意力。在《著屠牛士服裝的維多莉安》（*Victorine in the Costume of an Espada*）（也由大都會美術館收藏）裏，她那坦率的凝望目光和有如雕像般的靜止形態，開啓了鬪牛場上的一齣戲。

在每幅畫布上，我看到的都是模特兒在打量觀眾，在抗拒幾世紀以來的告誡，告誡她得迎合別人。深鎖在目光之後的是思想，是一場自我的策動。佛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）對後者必定要問：「女人想要什麼？」而這張女人的臉已經回答了。你知道她要什麼。她要一切。否則她寧可什麼都不要。這就是為什麼在一八六五年的春天，男人在面對《奧林匹亞》時會因憤怒而顫抖。她是無法駕馭的；他們知道她必須被控制。

這些人只要她這位難纏的女人學會順服。然而他們所醞釀的陰謀，

或是那張由擔憂所集結成的地圖，一再使他們偏離了藝術欣賞和藝術史的航道，而深陷入二十世紀的性掙扎之中。他們用盡方法令她保持緘默，用一些說法來阻礙她的存在，使她變得完全走樣——一個無助的女人。以下就是一些學者、作者所談論的她：

[她] 是個年輕的女孩，是馬內無意中在司法官 (Palais de Justice)* 的一間房間內的人羣中遇到的。❷

這裏 [指《奧林匹亞》] 畫家把女孩的肉體畫成年輕而有些許晦暗的裸像……他把奧林匹亞介紹給我們……那位我們曾經在街上相遇的女人……❸

[維多莉安·莫涵] 在一八六二到七四年間曾是馬內喜用的模特兒，她因為古怪的性子而隱遁了很長一段時間……

[她] 像許多來自下階層的女孩一樣，她們知道自己長得美且不容易脫離悲慘的生活。她立刻同意成為模特兒……❹

維多莉安·莫涵在圈內失蹤多年，並對失蹤這件事保持緘默，然而有人知道是為了一段羅曼史的緣故……情感上的任性妄為令她前去美國……❺

有著一頭紅髮的纖細女子……被介紹給我，他們告訴我，她是瑪麗 [帕勒金] (Marie Pellegrin) 的密友，當瑪麗回到蒙馬特 (Montmartre) 之後，她們倆就住在一起。(紅髮的) 她